

阿月的婚事

加龍

前情摘要：阿傅叔的女兒阿月，是一位美麗而勤勞的鄉村姑娘，她和青年農人阿火彼此愛慕，但前途的阻礙很多。黃阿李外號光頭李，天性陰險，先後時時了機計，他也看上了阿月，利用情狀壓迫阿傅叔，強娶阿月嫁他。

這天，媒人要求答覆的最後一天，阿貴叔婆與阿火同時到了阿傅叔家，阿貴叔婆催促阿傅叔允婚，阿火却說這門婚事等三、五年還不遲，因為光頭李已給捉進官裏去了，這話正如晴天裡忽然打了個哈欠，大家都驚住了。

(三)

「哈哈……」阿火又哄笑了一陣子說：「無惡不作的光頭李，終有一日難逃法網的。我今天傍晚上街買茶葉，在茶廠裏聽到，滿街人都在議論紛紛哩。我聽到的就不止一件啦。中壠鎮的某戲院，他是合夥人之一，他吞沒了一筆籌建基金，最近才發覺。還有，他強姦了那戲院的售票女孩子。另外一件是他牽連了一件新竹縣下一件偽造案子的案子。這些不管可靠不可靠，總講一句，他被逮捕了。我們都知道他個人，隨便洗洗，都有很多很多污點。所以我說再遲三幾年，不，就說十年八年也不算過份哩！」

「這是真的？」阿傅叔問。

「當然生才騙人。」

阿傅叔額頭的陰雲剎那間就廓清了，阿月的一双大眼睛也發出異常的光輝。只有阿貴叔婆急促地喘着氣，好一會兒才說道：

「呢，呢……我怎麼沒聽到？啊，那我要去問清楚再來啦。是啊，我要走啦……」說着步履蹣跚地走了。

這時東方山上，月光穿破雲層出現了。銀色的光輝灑下來，遠近的幢幢黑影都在一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。

「阿傅叔，你可以放心啦。這隻害蟲無論怎樣也會被除掉掉的。」

「是啊。真的能除掉，那我們大家都快樂啦，天下太平啦！」

「阿傅伯，還有更好的消息哩！這也是我剛才在街路得來的。」他說着從口袋裏掏出一份報紙，在月光下照了照，又說：「你猜是什麼？猜不出吧。石門水庫明天就要開工啦！」

「石門水庫啊？阿傅叔反覆了一聲。」

「阿爸，你都說我聽錯了，看，陳副總統要來哩！」阿松得意非凡。

「我要看副總統！老二也聽和了一句。」

「對着，小朋友。阿傅叔，我從工廠要了一份今天的報紙，上面寫得很詳細。我們趕緊，讓我講給你聽吧。」

阿傅叔有些不敢相信。你說，這是可能的嗎？不過事實是事實，眼前一張報紙證明着一切。哎呀！僅僅五年之後，這一帶的看天田也都能得救啦！再也不用看天公的臉色啦！而且，而且連茶園，如有必要，也可開田，變成永遠永遠水充足良田！中壠，桃園方面的食大田的田，不是三十年來夢想的嗎？如今，如今自己的田，不但自己的，阿炎的、阿良哥的、阿水哥的、阿庚的……大家的田都成為食水圳的田啦！這不但是做夢吧！還要開電廠嗎？是啊，電廠近啦，我們也可以裝電燈，以後孩子們讀書，不會再給煤油煙薰

得鼻孔變成小黑洞啦！奇蹟，奇蹟出現啦。世間上竟有比天公還大的力量！哈哈，以後的事可不少啦！孩子們的衣服、鞋子，大家吃的豬肉……阿傅叔想着，想着；只感到一股泉水流在中心湧湧着，不住地往上沖刷。他覺得眼睛濕了，小油燈的火焰模糊了。他忍着不使淚滴掉下來。

次日早晨。街路上。

太陽光下高聳入雲的彩樓、停佇的無數國旗、磚柱上紅紅綠綠的標語、來往的人群面上的笑容和手上的小三角旗；更有那彼此起伏的大鼓、大鑼、八音隊的噪音，把鎮上點綴得喜氣洋洋，就只有七月半中元大典才能比擬這氣象。

廟前的水門汀戲台上，起鼓了。正在排八仙。李鐵拐出現了，把那隻跛了的腳擺得好不用力，弄得無心觀看的觀眾們也不由不投以哄然大笑。

十一時左右，路上的人群忽然騷動起來。人人忙亂地擠向兩旁的停佇腳讓出馬路來。不知誰先放起的爆竹，聲音傳出，別處也立即呼應，在響徹雲霄的爆竹聲和人們的歡呼聲中，以一輛吉甫車為首的汽車大隊，徐徐地駛過了。

吉甫車上一位髮髻斑白，紅光滿面的人，手執帽子，頻頻回頭道擁塞在一堆的人群點頭、微笑、擺帽子。……

在這騷動的人群中，有一位結實強壯的青年，扶着一輛腳踏車；車上坐着一位體態之色還留在髮邊，似乎是久病初癒的老婦人；這老婦人左邊扶着她的左臂的是一位四十多歲樣的模實莊穩漢子，右邊則是一位年輕美麗的村姑，這女孩子背着一位手執小旗的小弟。

吉甫車過去了，大家都翻起腳跟，想多看一眼那車上的老人，只有這位村姑，也許是因為覺得自己身材沒有男人們高，即使翻了腳跟也無濟於事吧，一双水汪汪的眼睛，直注視着扶車把的年青小伙子的臉，深深地……（完）

（上接二十三頁「牛與兒子」）

時時成群結隊地爭奪着被埋了的死牲口；有時還殘酷地嚼着半個柴炭到處追逐。天上雖然沒有月亮，可是星星却特別燦爛。四週環繞了模糊不清的夜網。夜來的海風，依然帶着一股熱氣吹向岸上。夏蟲開始了熱情的開唱。紅蟹蟹也斯文地在海灘上乘涼散步。海潮退得深遠的，顯得海灘更遠更闊。

李木士把木棍子往地上一放，把冥紙錢砌成一堆，然後點起來。黑糊糊的海邊，飛起了一片紅光，映照出李木士那緊皺的眉頭，失神的雙眼，襤褸的衣裳。他虔誠地朝着墳頭合掌直拜，悲傷的聲調在喉裡響着：

「牛呀牛：你在我家足足五年，我們也草一捆，泔一桶的沒有虧待了你。現在你的壽數盡了，也不能怪我們。你也是前世作了孽，這世才受報應變牛來受苦。現在受苦盡了，我在這裡替你求個羅王，把你轉胎到好人家去。做人去！唉！牛呀……」

冥無煙過了，李木士膝雙手坐在海堤上，望着一片片的紙灰向遠處飛去。他又默默點起他的旱煙管，煙從他那扁扁的嘴巴裡噴出來，在他眼前繞了半圈又隨風而逝了。他的思想也隨着煙嫺嫺起飛了，他想起死去的妻子，想起這條牛才買回來的那一天的情景，想起犁和耙、想起兒子、媳婦、孫子、雞鴨，想起還沒有犁的田地，想起三天前……他神無所屬地慢慢低下頭來，讓那根棍子親密地依在他的肩頭上。

突然，耳邊一陣啾啾聲，他看見許多黑點衝向牛頭。他抓了木棍，一躍而起，像雷電似的喝叫：

「噉！噉！」

周圍依然那麼平靜。李木士茫然舉目四顧，零落的狗吠聲從村中隨風傳來。那裡有狗的影子，只是牛墳邊的兩棵小烏桕樹，在黯淡的星下婆娑搖曳……（完）